

SUOLUNGANXIADENUREN

索伦杆下

的女人

冯璇◎著



白山出版社

索伦杆下的女人

冯璇◎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索伦杆下的女人 / 冯璇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9-1071-1

I. ① 索… II. ① 冯…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6369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65926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胡承山

装帧设计: 王一州

责任校对: 胡顺成

印 刷: 丹东市天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2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29-1071-1

定 价: 42.00元

- 第一章 相士预言 / 1
- 第二章 托媒相亲 / 18
- 第三章 下嫁填房 / 36
- 第四章 丧夫失宠 / 54
- 第五章 伙计入赘 / 76
- 第六章 遇见松本 / 103
- 第七章 一念之间 / 122
- 第八章 野种出世 / 142
- 第九章 手足情深 / 165
- 第十章 相依为命 / 185
- 第十一章 再起争端 / 200
- 第十二章 生离死别 / 216
- 第十三章 暗无天日 / 234
- 第十四章 绝地重逢 / 250
- 第十五章 天神呜咽 / 269
- 第十六章 兄弟相遇 / 285
- 第十七章 举枪弑母 / 303
- 第十八章 神杆在野 / 326

第一章 相士预言

腊月的老北风终日咆哮着、撕扯着，把浑江两岸的沟沟岔岔紧紧地包围在一片雪团里。就连巍峨挺秀的五女山也不再棱角分明了，变得模糊了、笨拙了，远远望去，如一个倒扣的小泥盆。卧在索伦杆子下青砖青瓦大宅院抑或是错落的茅草房，更如大小不一的窝窝头，老老实实在山坳里。还有那阳光的懒，如害喜的小媳妇似的，羞答答慢悠悠地，硬是把时光糅到了一块。这不，刚过晌午天就擦黑了。浑江两岸的老少人儿这时都不出门，袖着手，伸长脖子嘶嘶哈哈地隔着窗户纸看外面。到了腊根儿那几日，寒气一天比一天嗽碴（厉害）了，吐口唾沫也能在地上竖起个小橛子。

富察郎中嘴里叼着烟袋不停地吐着，使得本来就弥漫着浓浓中药味的房间里又夹杂着一股浓烈的旱烟味，这种气味构成了富察郎中家特有的气息。富察郎中时不时抬起鞋后跟磕磕烟袋，紧锁的眉头下一双浑浊的眼睛时不时地看着外面。他支愣起耳朵听着从山上传来时远时近的风雪声，一会儿又把眼光瞄在伙计连福的双脚上。连福的双脚正踏着药捻子，吱吱嘎嘎声音里透着小心和不安。东家这一瞅，更让他的胸腔紧急地敲着小鼓。

富察郎中慢慢地吐出一口烟，然后冲着里屋喊道：屋里的，天黑透了，去把大门拴紧了，别让牲口啥的拱进院子！

被富察郎中称作屋里的关氏早被外面咆哮的风吹得一颗心吊到嗓子眼，她装了几次烟都没点着，最后还是把烟放回烟筒里，一边搓着烟末子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这天嚎得要把地下的小鬼都叫醒不成……她听到了当家的这一

声，倒腾着小脚走出屋子。她伸长脖子盯了会儿仓房。那里冻着过年的好嚼咕（好吃的）。是她和女儿忙活了一个腊月的杰作，可别让胡子掠了……她仔细看了看门闩，踮着小脚又找了根木头杠子顶在门上。

关氏没有回屋，在北风呼啸的院子里抬头看着索伦杆子。索伦杆子吱吱呀呀地在风中摇晃着，关氏喊出了富察郎中和连福，一主一仆拿出绳子虔诚地把杆子缠稳了，确认万无一失后，拍打着手回了屋。

大多满族人家的院子里，都挺立着索伦杆子。这是满族人家特有的标志。他们把索伦杆子称为“祖杆”或“通天杆”。一般要立在院内东北角的一个石墩孔中，上有锡斗。逢祭日时，锡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让神鸦和喜鹊来享用。满族人对天神和大地极为崇拜，认为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传说中曾说天有十七层，地有九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人们认为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唯一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所以索伦杆子是满族人心中的神杆，神圣而不可侵犯。

富察郎中祖上是满族黄旗中的统领十几人的牛录。曾先后跟随着老罕王、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袞征战疆场。横刀立马，弯弓射月，最后终成为脱离了农事稼穡而专事军队的牛录了。后来他的祖上在一次战役中，被药箭射中了肩膀，久治未愈，后来只好怀揣着“跑马圈地”的赏勋，来到辽东大山一个叫桓仁的地方。他的祖上曾听说这地方是个绝佳宝地。上有一座平巛的五女山，下有一条蜿蜒的浑江水。传说五女山上曾有五位仙女屯兵在此，勇猛无畏保家护国，因而得名五女山。当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北扶余王子朱蒙逃至此地。后来朱蒙建立高句丽第一卫城，也是明朝建州左卫首领李满的根据地。五女山四周悬崖陡壁，巍峨险峻，而山顶却平坦肥沃，草木茂盛。山下那条浑江，在汉代时称盐难水，明代称婆猪江。后因发源于浑江市三岔子，因而得名浑江。那江水如白练环绕，清碧透底，育有上百种鱼类。这座城还是当年老祖宗努尔哈赤建州时的主要根据地。县城城墙外呈八角，意为外八卦，城面四周设城楼，如生四象。整个城内有八条街，意为内八卦。从而分属震、离、兑、坎、巽、坤、乾、艮。南北两极属山水，主日月，阴阳相调。四面围绕五座峰连绵，俨然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太室等纳金木水火土。当年有位盛名的道长曾指点城郭格局说：“青龙则为浑江，白虎则为雅河，朱雀为宽坦明堂之地，玄武乃是五女山。”如此水草丰

沛、云气郁积之地，正是世间风水上层的藏风聚气之所，让子孙后代在这样一个地方繁衍生息可谓明智之举。富察家族因而举家迁往这里，在浑江岸畔平静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后来富察家族见这里草药竟达上百余种，于是便做起了药材生意。后来富察家族掌握了中医中药知识，并不断发扬光大起来。到富察郎中这辈行医已有三代。恪守医德，遵循祖戒，那些没钱的、过路的人有了疾患，富察郎中以先瞧病为主。付不付钱倒在其次，因而在浑江两岸积蓄了一定的口碑与人脉。当然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地方也属于上等人家。熬到上等人家，意味着在丰衣足食的背后，还随处都有乡邻们仰慕和尊敬的眼神，当然也会招来土匪和胡子的光顾。

去年也是腊根儿的一天傍晚，几个穿着獐子皮、狍子皮的胡子趁着夜色突然闯到富察郎中家。富察郎中正在煎药，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胡子用杀猪刀逼到墙角，这时的关氏被其中一人挡在了门口。伙计连福已经吓得趴在地上，双手抱头，嘴里的牙齿嗑得上下直响，两腿间很快湿了一大片……

就在这时候，里屋的棉帘子突如狂风卷起一般，呼地掀到了门框上，随后从屋里跳出来个十六七的大姑娘，一身得体的绸缎旗装把她包裹得紧紧的。只见她的胸口一起一伏，圆圆的脸儿涨得通红，刘海下两条好看的眉毛倒立着，乌溜溜大眼睛放出灼人的光。她把长杆的乌木烟袋在手上旋了下，最后如端枪似的横在腰里：大腊根儿的，就你们几个还敢上我家来？不就是想要点钱吗？我看你们哪个敢！她一边说着，一边从背后拿出一团油纸，随手将冒着火的烟袋锅子往那包中的纸捻上凑。她不慌不忙地对着几个胡子说：姑奶奶今天让你们长长见识，让你们知道肉渣是怎么来的……

须臾，只见那纸捻子迸出了火星，接着发出了哧哧的声音。几个胡子猜想这东西一定是炸药。他们对炸弹、炸药一点也不陌生，知道这家伙可了不得，胳膊腿甚至连脑袋都会随着一声巨响立刻粉碎，还听说这东西如放烟花一样，会把人送上天，落到地时连骨头渣都不剩……眼看着那哧哧作响的捻头越来越小，马上就是挨近包裹了，其中一人喊了声：快跑啊，不好了，是炸药，快跑快跑——

几个胡子相继飞奔而逃，在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姑娘嘲讽的骂声：就这胆子还敢当胡子……看我怎么一个个收拾你们。其中一个胡子跑到大门口抱着头哭喊：不敢了，不敢再来了……

几个人跑出了院子停住了，然后你看我、我瞅你，奇怪，没听到那声巨响，却见一包东西从院子里扔了过来，紧接着还是那个女子响亮的声音：大过年的，贼不走空，这些都是好嚼咕，够你们过年的！随后又听她说，胆小再别来比量了，让人笑话！

过了好久，一切恢复了平静，醒过神的富察郎中怔怔地看着女儿，不知道她怎么吓退了胡子。只见他的宝贝女儿抬着头倒背着手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然后又模仿唱戏的腔调说道：小女子自有办法呀——

这哪像个大姑娘家啊！简直比胡子还胡子，将来可怎么找婆家。富察兰听着阿玛带有责备的话，不仅没有懊恼反而受了奖赏和鼓励似的，她拽起裤子抬起一只大脚故意在阿玛面前转了转脚脖子，然后摇晃着大步走了出去。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她对着一个哆哆嗦嗦的黑影子狠狠地踢了两下：你还算是个男人？给我起来！

她回头笑呵呵地转向阿玛和额娘，只见她抖落开油纸包，哪里是什么炸药，不过是把过年的鞭炮一根一根拆下来包在油纸里……富察兰兴奋得不能自己，咯咯笑罢后说道：我再缺心眼，也不能把咱家房子炸了呀，我本想拆来玩玩的，没料到今天派上了用场……富察关氏刚刚从凶险中恢复了常态，眼睛瞅着被女儿踢了的伙计，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宝贝女儿，叹息道，唉——这个虎了吧唧的大脚女儿啊，你让我、我说什么好啊，你都到嫁人的年龄了……唉——当年费劲巴拉地怎么就生下她？

富察郎中听着外面的动静，觉得这会儿风似乎小了些，他带着满足的神情把腿往炕上踹了，然后慢悠悠地装上一袋烟，正要打火，突然听到大门外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在门上。富察郎中立刻操了采药的小锄头，并喊了兰儿、连福——里屋的兰儿正和额娘在灯下赶制过年的新袄。她迅速地放下手里的针线，答应了一声，飞奔到阿玛的房间。这时的富察关氏也知道情况不妙，她急促地蹣着小脚颤巍巍奔过去。富察郎中见她吓得不知所措的样子，把脸上的肌肉挤了下，愠怒地说道：给我回去！

富察关氏没敢声张，大气不敢喘，惊恐地看着爷俩。

富察兰一点也不慌张，和阿玛交换一下眼神，然后不约而同地朝大门口奔去，富察兰慢慢地移开了顶在门上的杠子，然后与阿玛不约而同地用肩膀头子猛地撞开了门……

大门外静静的，不见一个人，只有漫天的雪花和空寂山谷。富察兰机警地看着阿玛。

怪了，明明清晰地听到了响声，这会儿倒没动静了？

富察兰继续放眼四顾，突然发现了大门背后一个黑影。她立刻大叫了声：你给我出来！随后用手中的棒子朝那个黑影砸去。

富察郎中一把拦了。

慢——看清楚再说。

富察郎中用小镊头推搡着那个缩作一团的黑影，只听那个黑影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声音：我快……要死了……救救……我……

富察郎中立刻把小镊头扔在地上，在那个黑影的头上摸了摸，确认还有活气时把他抱了起来。富察郎中只觉得手上不是掂了个人，而像托着一片树叶，秋后的树叶。

放在炕上才发现是个小老头。

只见他穿着单薄的衣衫，头发上沾着草屑，一副眼镜掉在腮上，脸色黄里透紫，随着他身体不停地哆嗦，挂在嘴边的雪团纷纷滚落。富察郎中命家里的拿出棉被给他盖上，转身又吩咐富察兰往火炉里加了柴。富察兰看着炕上依旧哆嗦不止的那团棉被：这是冻的？富察郎中摇了摇头说：不仅仅是冻的，也可能是饿的……快让你额娘烧水，再撮一簸箕雪化着。

富察兰清脆地应了一声。

富察郎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喂老人粥，富察兰在旁用雪水擦洗老人的头、脸。屋子里的温暖还有果腹的食物让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环顾四周，朦朦胧胧之中，仿佛魂灵从另一个世界周游一圈又回来了，他嗫嚅着想表达什么，最终力不从心，又昏过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这个小老头身上的活气充盈了，神智很快恢复了，他要立刻翻身坐起。富察郎中明白，这是要给自己行礼。富察郎中忙制止了他。

好好养着，不要动！

他激动地颤抖嘴角，喃喃地说，不愧是名门之后……有德人家啊！

富察郎中一听此人说话觉得耳熟，再仔细一看，这不是臭驴头村的张老秀才么？

这张老秀才和富察郎中年轻时就认识，当年的张老秀才有考取功名的志向，后因时局动乱，便断了考状元的念头。后来渐渐地研究起了《周易》，

给人看风水、批八字为生。

张老秀才一双眼里含着泪花，他的嘴哆嗦说道：你救了我一命……

富察郎中用手摸了摸张老秀才的额头，打断了他的话：秀才老哥，别说话外的话，当年要不是你帮忙，我连阿玛都当不成，那我可真成了孤老棒子了……这谢过的话该轮到我说……

当年富察郎中一直没有子嗣。眼看着富察关氏过门十几年了，依旧没有半点生养的迹象。富察关氏这个小户人家的女人觉得自己对不住富察家族，便劝富察郎中娶二房。身为满族的富察家族遵行一夫一妻制，整个家族中没有取小的。富察郎中对内人的话直摇头。他懂这个女人。眼前这个人已经够可怜的，自己不生养仿佛犯了滔天大罪，平日里低眉顺眼小声小语，恨不得跌到土里去。富察关氏三十五岁那年，富察郎中有些急了，于是他找出祖上留下的各种秘方，为内人调出了一道方子。每天用白药、枸杞子、何首乌、熟地、还有海马用药酒泡了，每天晚上让内人喝上二两，再用以鹿茸、狗肾、羊血等有情之品每日熬汤。逢特殊的日子，富察郎中还要在祖宗面前摆碗摆供，对着索伦杆子默默地祈祷。但愿这道利于子嗣的宫廷秘方在内人身上能有奇效。富察关氏知晓男人的心，屡屡配合。连服三年后，富察关氏面色红润，步履轻盈。肚子却如秋后的原野静悄悄的。富察关氏知道如此下去富察家族的命运将是更加清冷的冬天。她不免暗暗垂泪。富察郎中依然平静地看病配药，越是这样，越让富察关氏惶恐不安。

张老秀才不知怎么知道了富察郎中的心病，便对富察郎中说，他祖上是宫里的人，曾传说畜、兽的阳物趁新鲜配以枸杞共食可治不孕。从此，富察郎中便在镇上讨买些马、牛、羊、獾、鹿、狍的阳物。后来县城的屠夫们都知道了富察郎中用这东西做“药引子”，就把这些阳物源源不断地送到富察郎中家。这些高价收购的物件在第一时间让富察郎中忙碌不停。每每这时他不让富察关氏靠前，当他把这些东西小心虔诚地煨好后，端到富察关氏眼前。当然他要装着同她共食野味的样子。

盼子的愿望在富察郎中高一声低一声的叹息之后，如燃烧的灯芯，渐渐地矮了、塌了，最后灭了。

那年秋天，张老秀才亲自送来两只血淋淋的物件，富察郎中辨认半天不知何物。张老秀才说这是刚阉下的男童的卵子。富察郎中听后身子不由得向后顿了下。张老秀才神秘凑近他：我有个亲戚家里孩子太多，阉了一个准备

送到宫里。这是刚刚阉割下的……富察郎中疑惑地看着张老秀才，作为一个满族后人，他知道阉礼之术非得要宫中指定人来行，况这物件要用白灰腌了晒干，由专人负责送到指定地点，最后要和本人的身体同葬……张老秀才仿佛知晓了他的疑虑，我这是左托人右托人高价讨来的，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能寻得到……你不要，自然还有人要，你可要好好想想……富察郎中犹豫不语。张老秀才又说，百步可能就差这一步了……富察郎中最终还是收下了。

不知道是富察祖上积德还是富察郎中的这份诚心感动了上苍。此后不久，富察关氏神情倦怠，时时瞌睡，一会儿身子不得劲，两会儿不想吃东西。富察郎中起初还不以为然，但看到妇人脸色日益青白，浑身慵懒。那日他拉过屋里的手，切了脉，竟是滑脉。富察郎中顿时如被灼油烫了般，惊得他不能自己。他平整了呼吸定了定神又切了一次，在确定自己无误后，他当即给祖宗上了一炷香。这一消息让十里八村纷纷惊愕：快到四十的女人竟怀了孩子。看来是富察家积了大德，上天有眼啊！

在随后的十个月里，富察郎中既是贴身妈妈又是义务郎中，每日必是细细问诊，大事小事都不让富察关氏插手。富察关氏本来就心中有愧，哪受得起这般待遇。富察关氏起身要做事情的时候，富察郎中会动怒，随后含着泪光再央求她。富察关氏知道眼前这个人太看重这个孩子了，索性听之任之了。

第二年阴历四月的一天，富察郎中做了个梦，梦见有条龙在泥潭底挣扎，极其痛苦。那条龙睁着一双可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富察郎中伸出手想帮它一把，谁知它竟然躲避着。富察郎中好不容易凑到了跟前，谁想那龙竟说话了。它说：你们这里水浊物不净，会让我呼吸不畅，与其这般倒不如在这里自生自灭……说着说着明亮亮的眼睛里噙着泪花。富察郎中心有所动，一心要救它出来，谁知那家伙突地一下不见了……醒来后的富察郎中一身冷汗，他不解地对内人说了这个奇怪的梦。富察关氏听罢猛然惊诧：我的天啊，老爷，今年可是龙年啊！莫非是上天托梦告诉咱这孩子有难处啊？

富察郎中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富察关氏忙把话咽了回去。可富察郎中的心头依然有什么东西在那哽着，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一群老哇子（乌鸦）落在院中的索伦杆子上不停地叫着，富察郎中心里一阵欢喜：神鸦来了，神鸦来了。当年老祖宗（努尔哈赤）就是因了这神鸦才逃过一劫。所以满族人开门见鸦、抬头见鸦都将预示

着有喜事好事降临。

富察郎中扶着杆子激动不已，这时小伙计来报说是富察关氏腹疼不止。富察郎中立刻命伙计请接生婆。接生婆来时说这还早着，宫口才开了一指。说话间，悠然地点燃一袋烟。富察关氏大呼小叫，汗珠子不停地涌出来。富察郎中擦了这边，那边又冒出来，忙得他快散架了。

就在这时，接生婆却让他出去。富察郎中不肯。接生婆说：男人看到这样的场面不吉利。富察郎中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我自己是郎中，万一情况有变，我要掌握火候。接生婆说：女人生孩子就是撇开腿拉了泡屎，哪有那么多万一。富察郎中说：这是头胎，年龄又大。接生婆说：那又能怎么着？女人就是生孩子的，越是歇哩（娇气），越会有事。吓得富察郎中再不敢与之分辩。

富察关氏痛苦地折腾了一个晌午后，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此刻的富察关氏已经气若游丝，接生婆也紧张了。但见那接生婆再次撸了袖子欲要伸到富察关氏的下体，富察郎中冲了过来一把推了她，他用平日里配药开方的一双小手探了进去……

孩子带着血丝坠地时，不是她的哭号把富察郎中震傻了，而是孩子扎撒着两只脚，富察郎中怎么瞅怎么别扭，待仔细看时，发现孩子的右脚上多了一趾。他慌忙地把婴儿捧着又来回翻看了几次，再次确认其他部位没有任何异样时，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无比敬重地跪在院子里仰望着索伦杆子，好半天从嗓子眼里喊出一句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啊……仿佛语言穷尽。那种大喜之后的欣慰，瞬间演变成泪水在脸上迅急地流淌。

随后，富察家生了个怪物的消息一溜风地传遍了浑江两岸。怪物不怪物富察郎中可不管，这个孩子的到来毕竟让富察家族从此有后，怎么样也是他富察家族中的宝贝、荣耀。富察郎中于是给她娶名兰儿，意为她像居室里的兰花一样，高贵典雅。

富察兰打小起，就有人好奇，常常借看病之由来看她。当然也没看出有什么两样。富察兰毕竟是精心培育的结果，一落地就结实得跟个小子似的，会说话就是个大嗓门，会走路就一溜小跑。那真是遇风也长遇雨也窜，一眨眼就到了裹脚的年纪。

按说满族人是裹脚的，可在浑江这个地方，满族的女子都效仿汉人裹脚了，而且大脚同样是被人耻笑的。一是将来不好嫁人；二是意味着没家教甚至野蛮粗俗。她的脚本来就生得宽大，尝试着裹了几次都被她撕扯下来。那日里富察关氏狠下心，捆了她，让小伙计把她按住。不到六岁的兰儿突然咬住小伙计的手，死活不松口。她手脚并用地反抗着。富察关氏不由她死死上前按住，却见她气得昏死过去。从此吓得富察夫妇再不敢提裹脚的事了。

富察郎中见她聪敏机警，便教她读书识字。从关、尺、寸学起，谁想她竟然过目不忘。几年工夫，竟然能看懂医书，能写会画，还学会跟阿玛诊病配药，这让富察郎中无比欣慰。

可这个比别人多个脚趾又不肯裹脚的女儿，一直令关氏忧心忡忡，如果把脚裹上，还会掩着些丑陋，这样一双大脚板子绝对有失富察家族体面。在她稍大一点时，关氏便念叨着大脚的不雅和不好嫁人之类的话，她听了反而振振有词，不嫁就不嫁，为找个男人还要把自己生生弄残了，我才不吃那亏。依旧一副宁死不从的样子。富察郎中就劝慰婆娘说南方有些汉人已经不再裹脚了，有的地方还在放脚，还是顺其自然吧。

谁想这个宝贝女儿从来不玩女孩子的游戏，专门和男孩子玩。那天竟在街上骑马。骑马是满族男孩子喜爱的一种游戏，不是真骑马，而是用一根棍子骑在胯下，手里还要拿着一根长木杆当作刀。等到有人喊上场时，两个小男孩就开战了，双方打斗时口里还要伴着嘿哈的喊声，以示威风。败者要沿街逃跑，胜者要勇往直前，棍子拖在地上划起一溜溜烟尘，常常弄得整条街鸡飞狗跳，尘土飞扬。这个游戏是老祖宗传下的，目的是让男孩子通过这种游戏达到锻炼身体，从小培养强烈的进攻意识。富察郎中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家的女儿竟和男孩子上街玩这个。弄得满街的邻居趴在墙头看热闹。邻居们悄悄地议论这大脚兰儿，认为这女子天生就是个男儿胎。

富察郎中曾锁了她不让出门，看女儿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不忍心。只要一放她出去，她就如小虎进山。上树溜冰，打鸟捉鱼，哪样也少不了她。她说她不愿意和女伢子在一起抓嘎拉哈（动物后腿上的一块骨头，常作为女孩子的一种玩具）、翻挂挂（一根绳子在手指上变换花样的玩法）。她还说她们小气爱哭，娇滴滴的没意思。

富察兰十五岁那年，嚷嚷着要去骑马。她说自己将来要当花木兰、穆桂英。万一来了敌人，不会骑马怎么行。富察郎中当然不会允许。那天她瞒过

双亲，换了短褂，让家里伙计把那匹大青马拉了出来，到了大门口，她纵身跃了上去。那马从来没被人骑过，又没有放鞍子，突然意外一墩，当即飞奔起来，颠得她随时要掉下来。富察兰紧紧地抓住马鬃。任凭她怎么吆喝，大青马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终在风驰电掣中将她重重地甩在山梁上。

富察兰好半天才慢慢地站起来，她一边揉着摔疼的屁股，一边骂着大青马。突然间，她觉得身体里有东西流了出来，两腿间湿漉漉的。富察兰赶紧走到没人的地方，蹲了下来，大片大片的殷红滚落，从小接触医药的她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回到家里换下了衣衫连夜洗了。富察关氏见洗衣盆里一片血红，她欣喜地说，以后要月月洗衣裳了（来例假的意思）。

她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能再和那些小子们玩了，那晚她翻开那本《女儿经》。

勤女工，要紧情，起早莫到大天明。扫地梳头忙洗脸，便拈针线快用功。纺织裁剪皆须会，饅面席桌都要通。件件用心牢牢记，会做还须做得精……不要闲立又闲坐，不要西去又往东……

富察郎中在她小时就要求她背《女儿经》。富察郎中一再告诉她，要按这个要求做才像个大户人家，才是个好女人。她慢慢地理解了句中的意思后，越发地不明白了，如果好女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不就是个喘气的牲口？富察郎中拧着双眉说道，怎么是个喘气的牲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又不能闲，又不能立，又不要东又不要西，一天天除做女红就是做食饭，一刻也不能停，一停下来就有这个。她扬了扬《女儿经》，这不就是赶牲口的鞭子么？富察郎中怎么也没想到，她小小年纪骨子里竟然如此叛逆。富察郎中忍着耐性说，这是咱们老祖宗让一个女人如何能嫁个好人家才制定的这本书，很多优秀的女人就是看了《女儿经》才明事理的。富察兰噘着嘴说，老祖宗也太会熬遭（折磨）人了。你们自己受用也就得了，千百年后还把这破玩意拿出来让我受罪……说完把书丢到一旁。

今天来了月事，她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当翻看到“修女容，要正经，一身打扮甚非轻，搽胭抹粉犹小事，持体端庄有重情”时，她啪的一下把书合上了。

谁能按书里的做？简直就是上刑。她把书扔到柜子上头：日后我再也不要看这东西。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富察兰继承了满族人的特征，身材高，脸型较

长，鼻子高挺，眼睛是那种丹凤眼，看人的时候好像总是眯眯着，但是一睁开，竟是那样有神，再加上她皮肤是那种透着粉的白。要说逊色就是那双大脚了。不过，这样一副身板子，如果配着双小脚还不得栽栽愣愣地连站都站不稳。

眼看祖宗留下来的祖业就要断送在自己的手上了，富察郎中顾不得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所幸的是富察兰对看病开方很感兴趣，还真是富察郎中的好帮手，富察郎中决定让她学医。别看她对《女儿经》不感兴趣，对各种医书还真上心研读。

醒来后的张老秀才气息渐渐顺了。也恢复了理智，有了说话的劲，他感谢富察郎中的救命之恩。原来他到外地走亲戚，谁想在路上遇了劫匪，连身上的棉袄都扒了去。身无分文，又冷又饿。他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好不容易看到富察家大门了……富察郎中命屋里的找出一身棉袄，张老秀才更是感激不尽。他说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作答谢的，等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谢过。说着话间，就往外辞别。富察郎中做这种事情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回了，他是个不求回报的人。

这张老秀才走过前铺时看到柜台上放着一只玉石貔貅，他驻足看了看，富察郎中说这是父辈留下的。张老秀才说，以前我也到过你家，怎么没发现此物。富察郎中说，以前是放在角落里，近年才拿出来放在这。富察郎中又补充说不是什么上好的玉石，权当放在这里做个摆设。

谁知张老秀才说，此物无论是什么材质做的，万不可当作摆设。再说这貔貅是龙王的第九个儿子，能腾云驾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喜钱，能吃四方财，正财、偏财都吃，是个最凶猛的神兽。更有辟邪挡煞，镇宅之威力。常以一对出现的。

是啊，还有一个放在了药铺桌上。

富察兄弟，你这可是大错啊！如果你信得过我，听我的，把它们放在一块。

富察郎中不解其意。随后只听张老秀才又说，古代称它们是一对天禄，必须放在一起才有神效，否则是对此物大不敬。

富察郎中觉得他说得有理，他没想到，这张老秀才这些年研究易学还真有他的过人之处。富察郎中对易学之类一直持半信半疑态度，更认为看相批

卦的带有唬人的意思。没想这张老秀才说得很在行。张老秀才又看了看其他房间接着说：此物件还是要放这里最合适，摆放时一定要注意其头朝外，不宜高过人的胸口，此乃一对招财兽、神兽，兄弟可千万要记住了。

富察郎中不住地点头：看来兄弟真是臭驴头有名的半仙啊！

别说什么半仙之类的，我这两下你还不了解？不过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莫怪小弟多打扰，我富察家族这辈子嗣不旺，这你也知道，那年还不是在您帮助下得了子嗣……今天想让仁兄看看她能不能继承祖业？

张老秀才连连说，那好那好，你报上生辰八字。

这张老秀才一时间真想不起富察郎中当年生的是少爷还是公主，他见院子里有个后生戴着棉帽子活蹦乱跳进进出出的，觉得可能是个少爷。

农历四月二十五日辰时生的。

张老秀才半闭着眼睛，同时不停地捻着手指头，过了一会儿说：此日生人可是骑马坐轿，顶戴花翎，将相之才，将来可大有作为啊！

真的？

这男儿不但能继承祖业，日后还是个封疆大吏，光宗耀祖，你就等着万人景仰的好日子吧……张老秀才正描绘着下文，突然一阵清脆的笑声伴着一股冷风扑面而来：阿玛阿玛快来看呀，你说多有意思，我把老鼠活捉灌上酒了，你看这东西醉得……你再看看连福，阿玛，他吓得要晕死过去了……咯咯咯……张老秀才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个年轻后生，只见“他”戴着狐皮帽子，上着马蹄袖箭衣，下着青布裤子，脚下是一双尖头靴。完全是猎人的打扮，分明是打仗或骑射出征的男儿。

这少爷……

富察郎中见女儿闯了进来，颇有不悦。

小女不懂规矩，还望见谅。张老秀才一下子愣住了。女儿？他再定睛看时，只见她长长的辫子绺在帽子里，高挑的身材照比男儿稍有些细弱，眉眼间的英气还是掩藏不住女儿家的一丝娇贵。

一个女儿家，怎么这身打扮，去给我换了去！富察郎中训斥道。

你忘了阿玛，你不是说了吗，过年只要我高兴，可以让我穿几天骑装的。

家里有客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给我换了去！富察兰一转身，瞪了阿玛一眼，不高兴地回屋了。富察郎中长叹：唉，我这个女儿托生错了……

那刚才的生辰八字莫非是她的？

是啊，正是小女的。

张老秀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本欲把富察郎中说得高兴些，一来作为答谢，二来显摆一下自己的相术。可是……他尴尬地找不到话了。富察郎中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忙说，仁兄你要直说无妨。

张老秀才又重新闭上眼睛：这二十五日生人，男丁必骑虎，女子必孤苦。他又捻着指头说道，这年干为正官，月干为伤官，如此相挨，而伤官又很旺，这种性情，阳刚有余，阴柔不足，往往任性胆大，急烈刚强，此日生人若为女子那可要受得很多苦啊……

要吃很多苦？富察郎中心中一沉。

别怪为兄嘴下不仁，我看过百千余人，只要是占这样生辰的女子，都是命硬之人，大多到凡间都是来还债的……

富察郎中一听，有些急了。

命硬？命硬的意思是……

张老秀才支支吾吾地说，就是，就是妨人……克夫……

克夫？富察郎中宛然觉得有口气堵在胸口，他睁大了眼睛直视着张老秀才。

张老秀才不安地说，我看了好多人，这个……当着兄长的面，我怎么也不能撒谎。

富察郎中眉头紧锁，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要是招人入赘？

谁知张老秀才连连摆手：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她妨性大，必须要嫁得同样命硬之人……而且而且……他抬头看着富察郎中，然后慢慢地说，最好是离娘家远些，而且十七岁前必须出嫁，否则克娘家的……

富察郎中听到这里，呆住了，他张着嘴好半天也没有说一句话，仿佛宝贝兰儿悲凄的命运里传来的阵阵冰冷，已经冻住了他这个阿玛。他木然地站着，浑身不禁颤抖起来。

你也不必如此，俗话说，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人生在世千万记着，争什么别和命争，她就是这个命……再说，你富察家祖上积德，老天不会亏待她的……

富察郎中这时抬起头，睁着泪光闪闪的眼睛问：有没有什么办法破解破解？

为兄道行浅，这命定的事，我也没有办法啊！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要想改善命理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个同样命硬的，还能好些！富察郎中若有所思地点点头。